

光緒山西通志

風土記上

記六之一

山西通志第九

羅士身頭鼎縣縣尉郎兼郡縣院有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軍務張爾登

行監修

言晉風者莫古於詩而唐魏諸什不及霸國言三晉之俗者莫詳於漢志而韓趙所都非復故國魏晉而後圖經盛興若高允梁作同賦代都上黨河東各別爲記推其見聞所及當有出於太史採錄郡國上計之外者而其書皆佚不傳夫風氣剛柔繫乎水土民俗醇漓本乎政教去古日遠變遷既多郡縣有更革人民有移徙陳晉故者必例以唐虞三代之舊固非通論要其耕鑿相安而務爲勤儉歷數千年而莫之或改又未嘗非地氣使之然也

國家化醞治洽洋溢中外共球所集一道同風絕域殊方猶

且納之軌物以文其荒陋矧在居帝王之故都爲畿輔之近郡而可無述乎爰采故籍益以各志凡地形民俗歲時方言物產皆著於篇雖證以見聞不無同異而司牧者誠鑑古以知今因勢而利導所謂移本易末壹之中和者固亦不外是矣

地形 民俗 歲時

周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潞池偃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左傳表裏山河 晉居深山戎狄與之鄰 國險而多馬

戰國策魏文侯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趙武靈王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自常山之北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張儀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

漢書地理志河東地土平衍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趙分晉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都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

冀州風土記聖賢之淵藪帝王之舊都。

魏志牽招說高幹曰井州左有恆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強胡宜速迎尙併力觀變。

帝王世紀帝堯始封於唐後徙晉陽今太原縣也於周禮在井州之域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風爲唐國武王子叔虞封。

焉更名唐爲晉故吳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之遺民乎帝舜其所營都或言蒲坂卽河東縣禹受舜禪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於漢平陽安邑皆屬河東晉陽屬太原在冀州太行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參伐之分實沈之次於周爲晉今司隸并州之域也自禹至太康與唐虞不易都城戰國策稱桀之居左天門之險右天谿之陽吳起對魏武侯亦言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案地理志上黨高都有天井關卽天門也有羊腸坂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爲通西上郡關卽吳起之所云也太康地記并州不以衛水爲號不以恆山爲稱而云并者蓋以在兩谷之間乎

春秋元命苞并之爲言精合交并

釋名并州西土兼北其州或井或設故因以爲名也 冀州亦取地以爲名也冀易也其地有險有易也又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强荒則冀豐也 晉進也其土在北有事於中國則進而南也又取晉水以爲名其水迅進也

冀州圖自晉陽以北地勢漸寒平城馬邑凌源二丈雲中五原積水四五十尺唾出口成冰牛凍角折

宋地理志河東路其地東際常山西控黨項南盡晉絳北控雲朔當太行之險有鹽鐵之饒

遼史兵衛志并州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甯居

天下郡國利病書出都門以西則爲晉太行數千里互其東黃河抱其西沙漠限其北自然一省會也

柳宗元晉問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

之日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特之首陽
起之黃河也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潞以
經其壻若化若遷鈞嬰蟬聯然後融爲平川而侯之都居大
矣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聲呀鬱怒若熊羆之咆虎
豹之嘯終古而不去搜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
壓振振業業駭駭駭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
夷延若飛戢之翔舞涸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
則蕃以魚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
入於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
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潰濁糜沸龜鼉詭怪于于汨汨騰
倒馱越委泊涯涘呀哈欽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
差廣野壞裂轟雷怒風撼鶴于嶮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

摧拔瀚沔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轆之所
負橦檣之所御鱗川林壑重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汙汙
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
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敵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
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籍也願聞其他先生曰大
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泮器備以充爲棘爲矛爲鍛爲鉤
爲鎬爲鏃爲槩爲鏃出太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襍
襍合眾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
損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
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
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鏢雲破霄跼墜飛鳥弓人
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

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轡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爲善師
延目而望之固已攀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
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
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爲
上哉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圻谷裂草木
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帥兢兢溶溶紘紘輻輳麟麟或
赤或黃或元或蒼或醇或駮駢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旆旗
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若江漢之水疾風
驅濤擊山盪壑雪拂而不止羣飲源稿迴食野赭浴川蹙浪
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恂悅開合
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全躍千里相角風髮霧鬣斷
山抉壑耳搖層雲腹捎眾木寂寥遠游不久而復攬地跳梁

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鬬目相馴聚搜更嘯昂首張翬其小者
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齧蟻雜螽蟻集嗽噪燥旋走叢立其材
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靡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苟息
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欒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如
何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
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旣至寒氣凝成
外彫內貞潛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
之歛傾礪絜之紆縈淺巘岼之杪顛漱泉源之淦潛根絞怪
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何漢刃
披虹霓聲振連轡梯填層谿丁丁登登礪礪稜稜若兵車之
乖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崩崩洶洶薨薨若騫若崩若螭龍

之闔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嶮捐殺摧崕抉北霞披電裂
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鷗鷺鵲號鳴飛翔犴虎兕
奔觸讐僕伏無所入遞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捐危顛芟繁
柯乘水潦之波以入於河而流焉盪突硤兀轉騰冒沒顛秦
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慙匯流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迫隘
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招拉顛踏掉首軒尾頓入重淵不知其
幾百里也薄波之旋沿山觸天旣停旣平彌望悠焉良久乃
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崕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
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
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
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
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

且虜祁旣成諸侯叛之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墜津涯
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修網
亘山罩留麗聖織紉其間巨舟軒昂伋伋迴環水師更呼聲
裂商顏於是鼓譟齊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鱗戮白鼉逐毒
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攪流離摶縮推移梁會網盛騰天彌圍
掉躡擁蹕以登夫厯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
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摘奇文出怪鱗騰飛騰而上逸生
雷電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
嚇匍匐復就齧切莫保龍籍甘揉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
沮散遠去若夫魴鱮鮪鯉鰕魴之鎖屑蔑裂者夫固不
足悉數漏脫絃日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壓飢腥
膏烏鹵聞膾炙之美則掩鼻蹙額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

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畝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邐邐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醴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曲延布脈寫膏浸漑濕滑州彌高掩庫慢壘冒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隄防嬰瀛沛熾慨然成淵潏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灑甘雨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譎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冪冪奮憤離析鍛圭椎璧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雹碎龍從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州煜螢駭電走互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敎合舉舉而堆

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乎滌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變化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膺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實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使於己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於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遯以爲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

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甯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施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尙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撓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

上型之度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
於今善讓有師錫僉曰嘒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謀而深
思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於今和
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於今憂思而畏禍有無
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於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
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
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財用足而不淫讓則遵
分而進善其道不闕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
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
太平動以堯爲準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
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是而已矣敬再
拜受賜

顧祖禹山西方輿紀要序山西之形勢最爲完固關中而外
吾必首及夫山西語其東則太行爲之屏障其西則大河爲
之襟帶於北則大漠陰山爲之外蔽而句注雁門爲之內險
於南則首陽底柱析城王屋諸山濱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
漳關皆吾門戶也汾澮滎流於右漳沁包絡於左則原隰可
以灌注漕粟可以轉輸矣且夫越臨晉溯龍門則涇渭之間
可折筆而下也出天井下壺關邯鄲井陘而東不可以惟吾
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勢必有取於山西也吾蓋徵之春秋
之世而知所以用山西者矣叔虞之初封於唐也不過百里
之國其後兼并弱小漸以盛強獻公信驪姬之讒申生死而
重耳逐當是時晉國之危不絕如綫以秦穆之才且智豈不
欲兼晉而有之而勢不能也韓之戰旣已獲其君矣而卒不

能入其國豈惟喪君有君之義州兵爰田之制晉諸臣之才
力皆足以抗衡於秦亦其國之險塞可憑依以爲固也及文
公以晉霸而天下之征伐號令且自晉出焉觀其服鄭懾楚
晉之兵威遠及於江漢矣襄公敗秦師於殽秦人報怨之師
嘗欲甘心於晉自襄靈成景厲悼以及平公之世秦晉河上
之戰前後以數十計然秦卒不能得志於晉當是時秦日以
強穆康桓景諸君其才足以爭雄於中國而成周無恙東諸
侯之屬不遂罹秦禍者不可謂非晉之大有造於天下也及
三家分晉而晉非復春秋之舊矣然而衛鞅之言曰秦之與
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魏必東徙然後
秦可據山河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是一魏猶足以難秦也蓋
魏之強以河西安邑而韓之強則以上黨趙之強則以晉陽

及雲中九原自魏去安邑都大梁而魏始弱矣秦惠文君時魏以河西之地盡入於秦而魏益弱秦昭襄二十一年安邑復入秦而魏遂不復振矣秦人既得安邑乃謀韓之上黨秦拔上黨後凡八年而韓遂入朝於秦又六年攻趙拔晉陽晉陽拔後十九年而三晉竟亡矣嗚呼秦之能滅晉者以晉分爲三而力不足以拒秦也假使三晉能知天下之勢其於安邑於上黨於晉陽也如扞頭目而衛腹心也卽不能使秦人之不我攻必當使我之不可攻卽不能爲其不可攻必不可遂敵之必我攻合與國以爭之上也舉國以爭之次也於安邑於上黨於晉陽固尺寸之地卽爲其國延旦夕之命也奈何扞寇入門而不知割已肥敵而不悟使秦人得以坐待其斃乎然而秦自孝公以後萃六世之力而後能盡舉安邑上

黨晉陽之地亦不可謂不難矣漢都長安而太原雲中定襄皆屯宿重兵所以鎮撫北方也魏晉之際雁門以北盡皆荒塞而以并州爲重鎮及劉淵倡亂於離石關河以南悉被其荼毒晉室之禍自古未有也苻堅之取燕拔壺關克晉陽乃一舉而入鄴拓跋魏起於北方奄有恆代規取河北蠶食河南旣又克統萬平遼東收姑臧縱橫四出無有當其鋒者及南徙洛陽而肩背之勢倒制於巨猾強藩矣是故六鎮跳梁於前爾朱憑陵於後高歡篡竊於終皆自隔遠恆代階之禍也宇文氏與齊人爭衡龍門玉壁之間才均勢敵卒不能越關河尺寸及周人克有平陽進拔晉陽而慕容之敵高齊復蹈之矣隋以漢王諒之亂列戍太原建置留守唐公乘之引兵而西克臨汾渡龍門撫定關隴於是東鄰而爭天下勢如

建瓴也劉武周資突厥之助盜據馬邑一旦越雁門而侵并
 晉太宗投袂而起奮其雄武亟削平之誠以并晉爲關輔之
 襟要臥榻之旁不可以假他人耳河北連兵太原如故李郭
 藉爲根本得東鄉以滅安史唐末李克用資之雖艱難孱弱
 卒能自振莊宗夾河之戰不過十五年而梁之君臣函首以
 告先王矣石敬瑭據有晉陽卒易唐祚劉知遠繼之復承晉
 社其後劉崇以河東十州之地矯命者垂三十年以周世宗
 之英武宋太祖之英略而不能奏芟除之烈也女眞竊入雲
 中進陷朔代張孝純以太原拒守雲中之寇未敢南牧也及
 孤城覆沒敵勢益張遂有青城之辱迄於取河中渡臨晉而
 永興六路一時摧敗矣元末擴廓據晉冀太祖取之乃在克
 平元都之後明既定都於燕而京師安危常視山西之治亂

蓋以上游之勢係於山西也或曰山西之形勢誠重矣然昔人有言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北大河在南而武王殺之且高幹不能并州拒曹魏劉琨不能以并州制劉石靳準竊平陽而旋斃於劉曜楊諒起晉陽而卒蹶於楊素惡在其爲險固者也曰成敗相乘也如轉圜也使謂形勢可恃是終古無覆亡之國也且不聞朱子之說乎冀州山川風氣所會也昔者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蓋自古帝王嘗更居之矣曰然則山西可以建都否乎曰天下之事創起爲難燕京襲遼金元之故轍乃曰取法於黃帝也山西有堯舜禹之成謨乃曰漢唐以來未有建都者也庸人之論不究本末如此夫山西之與燕京又烏可以同日語哉

以上總論

元和郡縣志禹貢曰既修太原注曰高平曰原今以爲郡名

春秋晉荀吳敗狄於大鹵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按晉太原大鹵大夏夏墟晉陽六名其實一也

李白饒王贊序天王三京北都居一襟四塞之要衝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劇鎮非賢莫居

文獻通考劉安世曰太祖太宗嘗親征而得太原正以其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數百里棄太原則長安京城不可都矣

方輿紀要太原府控山帶河踞天下之肩背爲河東之根本又云崞嵐州控大河之阻居四山之中捍禦邊陲形勢雄固

左傳郇瑕氏土薄水淺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

國語景霍以爲城汾河凍澮以爲之淵

魏志杜畿傳平陽披山帶河天下要地

前趙錄太史令言於元海曰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唐堯所都於是徙都平陽也

兩河記洪洞縣以此地固重複控據要險故曰洪洞焉

明統志平陽東踞太行西界黃河南接梁宋北連大鹵有表

裏河山之固

又云吉州西臨黃河控帶龍門孟門之險

漢志河東郡蒲坂故曰蒲秦始皇東巡見長坂故因加坂

魏志河東天下之要會

元和志大厯中元載建中都議曰當今之務莫若建河中爲中都隸陝虢晉絳汾潞儀石慈隰等十城爲藩衛長安去中都三百里順流而東邑居相望有羊腸底柱之險濁河孟門之限以輶轅爲襟帶與關中爲表裏劉敬所謂扼天下之吭

而撫其背卽此之謂又曰河中之地左右王都黃河北來太華南倚總水陸之形勝鬱關河之氣色有漕濁泛舟之便無登高履險之虞

金史完顏訛可傳河中背負關陝南阻大河戰守要資也元史石天應云河中自古用武之地北接汾晉西連同華起漕運以通饒饋則關中可克期而定

紀要蒲州控據關河山川要會自古有事爭雄於山河之會者未有不以河東爲襟喉者也

後漢書馮衍遺田邑書云上黨四塞之固東帶三關通典上黨之地據天下之肩脊當河洛之咽喉

杜牧賀平澤潞啟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

困學紀聞上黨於河北常爲兵衝者以東下壺關則至相州

南下太行則抵孟州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上黨初置郡時奄有潞澤沁遼之地居太行之顛據天下之脊自河內觀之則山高萬仞自朔歌望之則如黑雲在半天卽太原河東亦環趾而處於山之外也紀要潞安府據高設險爲兩河要會

水經注魏西河恭王廟碑西河舊處山林魏興更開疆宇其郡帶山側塞

紀要汾州府控帶河山肘掖秦晉又云永甯州羣山合抱大川四通控帶羣山鎖鑰汾

上黨記高平赤壤其地山阻百姓不居

唐奏議澤州全有大行之險固實爲東洛之藩垣明統志澤州在唐爲雄鎮山川環抱有自然之險

紀要澤州山谷高深道路險窄自晉陽而爭懷孟由山東而趨汴洛未有不以州爲孔道者也

元和志雲州後魏道武於此建都東至上谷軍都關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門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爲甸服
明統志大同府三面臨邊最號要害

紀要府東連上谷南達并垣西界黃河北控沙漠居邊隅之要害爲京師之藩屏

又云應州南控雁門北接雲朔渾源州恆岳聳峙羣峯回環東偏之保障也

明雲西地圖說北控沙漠南障冀幽據天下上游

九邊考大同右衛西入邊界南逼朔州

又云威遠衛東抵右衛西至平魯進日輔

車而道路隔越岡阜崎嶇

紀要朔州西距洪河北臨廣漠壯雁門之藩衛爲雲中之脊

崇朔平一府惟州爲舊地餘三縣皆新設也此所論形勢亦與今府無大異

三關圖說甯武居兩關間外接八角內雜崑崙而偏頭西界黃河與套部僅隔一水

一統志甯武府依山傍河邊塞險地

以上九府

明統志遼州居太行絕頂山川險峻地少平夷

紀要沁州北接太原南通澤潞居心膂之地當四達之衝山川環抱形要之地也

紀要平定州東迫常山抱井陘之重險西馳汾曲據太原之上游并翼有事其必爭之地且前控漳滏之流後踞句注之隘山川環繞道路四通居然形勝矣

太平記晉句注碑曰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爲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也

明統志代州句注險阻臺山角立

紀要州外壯大同之藩籬內固太原之鎖鑰根抵三關咽喉全晉

一統志保德州迫臨黃河密邇西徼

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

戰國策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

明統志解州面石門之嶺背鳴條之岡外則砥柱之險內則鹽池之饒

一統志絳州介在兩河雄視三晉

紀要州控帶關河輔翼汾晉據河中之肘掖爲戰守之要區馬燧拔此而懷光危朱溫扼此而王珂陷五代周備此而河東卻金人屯此而關中傾所係非淺矣

太平御覽圖經隰州大甯郡夏殷以前其地與箕沁同在周爲晉之北鄙郡國志曰州前二里有泉下濕故取下濕之義爲名

紀要州內阻山險外控大河東連汾晉西走關中憑據高深戰守之資也

明統志霍州太岳鎮其東汾水經其西據山川之勝

以上十州

史記趙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爲塞

魏書燕鳳傳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太集略爲滿川

隋圖經雲中卽白道川也南北遠處三百里近處百里東西五百里地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穫

唐書突厥傳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

最壤

紀要北河之外陰山橫亘中外大限常以此分又豐州崇山環合水草肥美

以上七處

右地形

左傳吳公子札觀於周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詩傳唐風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思深遠有堯之遺風焉魏地狹隘民俗儉嗇蓋有聖賢遺風焉

漢志太原上黨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戚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執殺其

屬鍾代石北民俗懷技好氣爲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
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他州
所定襄雲中五原頗有趙齊衛楚之徒其民鄙樸少禮文好
射獵雁門亦同俗

隋志河東絳郡文城臨汾龍泉西河土地沃少瘠多是以傷
於儉嗇其剛強亦風氣然乎太原山川重複實一郡之會雖
後齊別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機巧俗與上黨頗同人性勁悍
習於戎馬離石雁門馬邑樓煩皆連接邊郡習尚與太原同
俗故自古言勇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以來
皆文雅之士雖俱曰邊郡然風教不比也

通典冀州堯都所在疆域尤廣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
俠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甚興閭井之

間習於成法并州近狄俗尙武左右山河古稱重鎮寄任者必文武兼資焉

五代史記莊宗旣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

宋志河東路其俗剛悍而樸直勤農織之事業寡桑柘而富麻苧善治生而多藏蓄其新晉尤甚朔方樓煩馬之所出歲增貿易以充監牧之用

世說新語晉陽王武子中都孫子荆各言其地土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洰淥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清異錄汾晉村野間語欲作千箱主問取黃金母意謂多厚

蓄耕耘所致

以上總論

太平記太原府其人有堯之遺風君子深思小人儉陋隋圖經雲并州其氣勇伉誠信韓趙魏謂之三晉剽悍盜賊常視他郡劇漢書云韓信謂陳豨曰太原爲天下精兵處

宋史韓琦傳知并州河東俗用火葬琦爲買田封樹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尸爲恥

明太原圖冊士窮理學兼習詞章敦厚不華醇儉好學工賈務實勤業

陽曲民敦質樸士守禮義告訐絕無生計甚鮮

祝志又明舊志云在

鄉多賈樸城巾軍民雜處或向機詐服餽華麗喜作玩其性氣剛勁小忿輒投岸跳河遇凶荒則負擔之外境謂之起然然卑有序內外太原士風純篤民性剛鸞祝志榆次

有辨才庶乎知禮者

同上宋文彥博思鳳亭序云邑之力田畝務紡織其性剛生齒繁衆隸籍者二萬五千戶僑

居而末業者不可勝數河東之邑斯最爲大太谷士急進頃言控訴庭無虛日敏政而泣之猶憚弗及

取好經術尙節義

穆志又縣志云農力於野商賈勤貿

地無遺利人無遺力矣邇來競尙奢靡已非良士

祁縣俗

尙勤儉男耕女織殆無遺力志穆徐溝其民惇樸用度節儉

關關勤績紡士類尙節義第地多沙鹵差役煩重貧民皆

習逐末風號衝疲不虛也

舊縣志

交城俗尙儉嗇人性樸實

農末相資

志穆

文水勁而輕生儉而趨利澆樸相半勤則其

性也

縣志又云爲精龍望記地貫七鄉民踰萬戶土膏氣

之滋帶風物繁華英豪間出

計嵐依山土瘠人有樸直遺風服勤茹淡

多質少文鄉井專務稼穡不牽車牛以遠遊未諳紡績爲

何物

州志

嵐縣其性悍其習陋山多地少民貧志穆興縣土閉

戶自守農夫力穡崇嶺峻坂無不耕植工無奇技淫巧地

僻不通舟車乏富商大賈是以事節儉務蓋藏

縣志

史記貨殖傳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
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
地小狹人民眾多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嗇習事楊平
陽陳西賈秦狄北賈鍾代

太平記晉州詩含神霧云唐地磽确其人儉而蓄積外急而
內仁別傳剛強多豪傑矜功名薄恩少禮與河東太原同
朱子論太行山之最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處其地磽
瘠人民樸陋儉嗇惟堯舜能都之

臨汾其民甘粗糲力稼穡儉樸不奢

視志又縣舊志云居
不近市女不向橋土

民有分男女無雜勇
於納賦恥於游食

襄陵力稼服田勤於紡績享祀報本

雖費不奢

志洪洞民尚儉而務耕織士勤學而恥驕奢

志

浮山俗尚節儉不事商賈男耕女織各執其功尤重婚喪

有無相須

志

太平君子尙禮義小人勤稼穡里閭之間雍

雍如也

志

岳陽人民性質而樸素財用節儉而不侈文

武鮮尙商賈不通

志

曲沃重遷徙服商賈頗好神而喜訟

祝志又趙彥復沃史風俗序云士悔悔禮法矜談氣節即

人不皆然亦地氣使然也土狹人滿每攜貲走四

方所至多流寓其間雖海濱山陬皆有邑人翼城水深

土厚故其俗樸質地多剛壤故其民武健有先王克儉之

風故其習纖嗇

志

汾西民忸怩訟簡有禮讓風

志吉州僻處萬山土瘠民貧俗尙勤儉男耕女耘不事商賈

無紡績貿易之利有勤儉禮讓之風

同

太平記蒲州漢書地理志其俗剛強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

生分博物志云其山澤近鹽沃土之人不才漢興少有名人

衣冠大族三代皆衰絕通典云山西土瘦其人勤儉而河東

魏晉以降文學盛興始自魏豐樂侯杜畿爲河東守開置學

官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自後河東特多儒者

隋書文帝紀開皇十二年

幸河東詔云儀度冠冕容止矧雅良由仕宦之家陶染成俗

宋眞宗汾陰記汾水之曲巨河之濱故魏之國都舊晉之疆土其俗富庶接秦雍之郊其民忠厚被虞夏之教

朱子詩辨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在三代時可知

方輿勝覽蒲州風土剛勁豪傑輩出

永濟民性質樸好尙節儉力田績紡多事商賈

後臨晉志

剛而燥其人往往負氣好鬪至男業耕耘士子不廢女勤

績紡巨室亦然斯則蟋蟀葛屨之遺焉

縣志

舊猗氏民務農

桑土嗜文學

祝志

萬泉語不飾僞服不厭惡多以氣節自高

祝志又穆志云地僻小故無故家巨室以變其俗無豪商大賈以廣其業無明師通儒以發其趣故儒林欲伸士氣而失之過甚時隸亦重榮河勤稼穡弗敢奢侈惟務節儉使氣而不善變通云

志

漢志上黨土廣俗雜其人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爲姦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女子彈絃跕躡游媚富貴

舊五代史潞州山川高險人俗悍勁

宋史列傳李昭玘通判潞州州民死多不葬昭玘斥官地畫兆窆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爲一變

元好問學記上黨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爲之者

明統志潞安府民多儉質而力農士尚氣節而務學

長治人習機杼俗亦儉樸

縣志又舊志云永宣成宏之時士敦行務實農商亦簡素樸野

開政淺肆自恣迨其後漸致華靡俗尚長子惰樸而力田

垂現凡聯姻結交營葬不無少變於前縣志節儉而尚禮娶妻必親迎親喪少佛事縣志屯留節儉務農

織不事商賈士風頗振視志劉健屯留記云其地在萬山

機不及他郡之半故土俗褻垣其俗悲歌慷慨力田而尚

自古稱勤儉其勢然也縣志氣節儉以自奉而急於正供縣志潞城力田而知克勤守

己而恥犯法志黎城田畝能勤財用知儉同壺關民俗敦

古惟儉惟勤歲時伏臘罔敢有卽於戲者縣志

太平記汾州風俗與并州同介之推焚身民咸言神靈忌暖

食由是人至冬中輒一月寒食不復煙爨老少不堪多因而

死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書置子推廟言盛寒去火殘損民

人非賢者之意使溫食眾咸稍解風俗頗革

宋謝悰清虛觀記地高氣爽土厚水清其民醕且重桑麻之

沃稔稻之富流衍四境

文獻通考汾州其人勤儉

明統志汾州府其民重厚知義尚信好文

汾陽人民繁庶強毅質樸農務耕牧士習絃誦有忠厚之

風

修志又焉琦府治記云其地商賈走集民物浩穰俗用侈靡訟獄滋煩

平遙務稼穡事織

紡但風氣剛勁頗難治

志

介休人多業醫尚儉素勤稼穡

好勇義隆於祀先雖費而不惜

同上縣舊志潞公祖銘云文氏嘉是山水樂其風土

乃自河東之同果里徙居於此云又萬歷間邑令史記事云每嘉士大夫敦樸有古風獨慮民習於奢幾不可訓且

崇佛重禱市利輕生而少知教孝義民性敦厚婚喪周濟不吝

志

於商賈勇於輸納民頗畏法士知自守

志

石樓性醅俗儉

樸略少文男不經商女不絀織惟農是務棟宇不飾民多

穴居

縣志

永甯土瘠民貧野曠人稀士多慷慨民亦質直勤

於業農拙於服賈衣冠文物頗有古風州志甯鄉樸魯少僞

禮節不愆志

明統志澤州性質氣豪力勤耕種惇而好義儉而用禮

張鵬學記澤跨河朔隸冀南爲鉅郡其民儉質而力耕有堯舜遺風餘思士亦劬於文學無外慕焉鄉耆鴻漸先後接武

鳳臺近太行之麓水土深厚性質樸氣豪勁多文雅士衣

冠禮讓爲諸郡先志澤州元志云人性質而好學其氣

遺風又古志云力勤耕稟勁又云其民儉樸而敦本有唐晉之

種梓而好義儉而有禮高平昔稱勤儉今漸侈靡競奇鬪

巧恪於奉公縣志陽城士多廉恥之風務名節惜行檢民

尙節儉近雖稍奢猶不失古意志陵川質樸樂於趨善喪

祭不用浮屠志縣舊志云君子守禮勤儉小人沁水廉

儉尙義悃悃無華同耕織婦女不街行入城不馳驟沁水廉

多廟祀賽
醴紛舉

史記貨殖傳代北之民任俠爲姦不事農業

魏志裴潛傳代北戶口殷眾士馬控弦動有數萬

魏書食貨志太宗永興中勅有司勸課民由是力農歲數豐
穰畜牧滋息

唐樂府序後魏樂府有北歌亦曰真人歌都代時命宮人朝
夕歌之周隋始與西京樂雜奏至唐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
解者六章而已一曰慕容可汗二曰吐谷渾三曰步落稽四
曰鉅鹿公五曰白淨王六曰太子企喻也其餘詞多可汗之
稱蓋魏晉之際鮮卑歌也貞觀中將軍侯貴昌并州人世傳
北歌詔隸太樂然譯者不能通歲久不可辨矣

太平記自代北至雲朔等州北臨絕塞封略之內降戶所居

談餽則剽劫豐飽則柔從萌報怨仇號爲難制不憚攻殺所
謂在革死而不厭者也縱有編戶亦染戎風比於他郡實
爲難理

元史耶律楚材傳山後民質樸緩急可用

明統志大同府俗尙武藝風聲氣息自昔而然

大同尙侈而少質實安分而鮮爭訟

祝志又府志云地土

豐歲畝不滿斗故中人曰僅再食俗多儉蓄存懸肆之
風縣志云土習謹愿絕無武斷告許之行替弁子弟服習
弓馬給事庭幕以列車騎材官之盛且地近龍荒懷仁無
士著從戎者十室五六少小邊庭之習氣爾爾

負氣健訟之風有務農勤本之實祝志渾源四民各有所業

而不變遷以勤儉相能經州國應州人民敦厚墾田爲生經國

山陰儉約樸素惟務農業祝志靈邱民知勤農士頗向學同

廣靈喜爭好鬪頗爲北方風氣之囿祝志又移志云西北
之區地瘠而民樸勤

於稼穡如太史公貨殖所云代北之民任俠爲奸不事農
業者蓋亦尠矣雖有武健之習不無雀鼠之爭而賦質愿
怒不失陽高其風樸略其俗徑遂勤耕耘務牧養志天
古風

鎮地臨邊塞人情樸魯機械不生男務耕牧女不紡織天

寒地瘠春冬坐食民多貧困縣志又新志云土庶多急

法從無通賦及梗化瘠治者男十歲上先入蒙塾略識

字成童後視才所近各執一業農之外百工商賈皆土著

而無客藉故人鮮游惰婚嫁喪葬質而有節孤寡無依鄰

里率出粟相助有古風恤之風惟富室早娶往往婦年已

笄而壻纔扶牀貧家大半皆養媳不嫗姆教大婦此從姑

娉凌虐爲常也然不講妝奩不爭財聘故野無鬻男亦粉

不聞有溺女者又云民食以粟爲主而佐以油麥及芋粉

黍爲資實以錫煎以油謂之糕餅並饌食之曰毛糕亦不

以餽親友其但蒸食者曰黃糕始一食之曰善饌雖備食

朝夕具白麪又米惟粥望令節肉羹之食之曰善饌雖備

午餐必先用蒜之仄幅厚布入冬則人盡羊裘卽釋爲珍

也衣用直隸之厚布入冬則人盡羊裘卽釋爲珍

之白怡婦孺亦服之農夫四時恒也冠雖盛暑不釋又云

東坡在黃州時斷縑錢爲三十一塊是以前一畫倍之謂

錢亦然其制以錢三十三爲一十百謂之畫倍之謂之股

四股二畫縑之謂之弔縑三千當制錢一千起於宣府凡

遼志并州北有代朔其民執干戈奮武衛風氣剛勁自古爲

用武之地

一統志朔平府民勤耕作士恥奔競

右玉人習戰國忠勇素具

志郡

朔州其民敬老慈幼節用恭

儉勤於耕耘務於牧養

名元

志又府志云州在明時爲關外
郡人文蔚起科甲聯緜登仕版

舊志云民性渾厚惟事耕耨飲食衣服多尙簡易至於慷慨

所免西晉之故俗云左雲士知閉戶農思力田各安

其業經郡志過城關又云明初設衛爲雲西要路糧餉商旅多所

來仕
皆由
北路
不絕
自成
偏僻
微覺
寥寂
平魯
習尙
勇敢
有模

直風同上又云自改縣後歸併遷堡氣象改觀但人多
末不思敦本若克勤克儉安居樂業則衣食充足

興教亦可

漢書項羽傳漢有善射者曰樓煩楚挑戰樓煩輒射殺之注
樓煩縣屬雁門此縣人善騎射

一統志甯武府俗尙剛方寡文厚重

甯武性愚魯尙射獵祝志偏關居萬山之中地多沙磧而務

農者鮮人尙戎馬而從軍者眾穆志神池鄰於邊鄙務儉崇

樸衣惟韋布食鮮齋梁縣志五寨地瘠牧蕃舊志通志魏書爾

人酋長居秀容川道武初以南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

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事左右至會孫新與在世相繼爲首長

豈以沃瘠更遷遠地上許之至恆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

牛馬駝羊色別爲羣每春秋時恆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

娛云羽健家近郡連即蘆芽山崩池也地瘠牧蕃此五寨

之俗案今甯武一郡實皆在北秀容地不止五寨也府志
四縣之地瘠而少田多在北秀容地不止五寨也府志
所獲蓋少又無桑柘郭列肆無幾貨希而價昂邑居者
其服食物用之恆故郡郭列肆無幾貨希而價昂邑居者
往往情而拙於計執工技者或作爲弓矢馬鞍遠之歸
綏遠諸城鰥寡於軍營或無地以耕亦多出佃塞外其五
寨神池民性視偏甯尤悍然頗多力本而偏關較三縣俗

尚稱華好治服節送死尚浮屠法疾
病信新祝不責醫藥五寨亦如之

明統志遼州其民信實純厚其俗剛悍樸直

輿圖志遼陽地少平沃商賈不通民多穴居以糠粃爲蓋藏
捐紳之家亦用之

州居太行絕頂四月冰解八月飛霜風氣大寒耕者鮮穫

穆志和順俗尙樸質士宦不乘車馬婚喪不事靡麗賦稅樂

輸近亦知好文藝

縣志

榆社喜謙恭而鄙諂佞好良善而賤

豪強

祝志又縣志云平坡沙薄田有四等大率瘠薄不
可耕者十居六七民之終歲勤劬弊租納課惟此

明統志沁州專力農耕少事商賈

州居萬山之中其地磽瘠氣候遲暖而早寒

祝志

沁源耕織

爲生婚喪相助

祝志又穆志云風氣剛勁民性犷悍武鄉
好勝喜鬪平居尙齒德患難多氣節

稼穡是重廉恥爲先

同上

元呂思誠平定風土記其土瘠其民貧其俗樸直其風慄悍
尙有陶唐氏之遺風

明統志平定州其風清簡尙文章

王鴻儒平定學記榆關地僻而要故州人雖處山林澗谷之
中而達於四方之政其爲士者亦純明而樸茂疏通而謹恪
吏茲土者雖憚於迎送之煩然亦幸其民易使事易集而政
易成也

州士勤於學農務於耕

志云又移志云土占晉尙書師授

作生理男子不遊遊婦女不交易

志云教厚而勤儉力田而少文

乘輿馬又樂平舊志云

勤於稼穡寡於貿易志云孟縣山多地少民尙勤樸同上

元好問忻州學記華表俯窺於雙鶴連岡雄鎮於九龍絃歌
絕井邑之譁章甫易弓刀之舊是以太原文風之興自忻州

始

明統志忻州民性質快士尙文雅

州地寒物產稀少

民貧而

視志又州志云邇來僉入奔

多務炫耀先進之風茂如苦文風寂盛武事亦凋鄉曲和洽閭閻謹嚴一則可書無復從前陋習矣方戊辰忻州新志序云乾嘉之間曾於遠情者貿易蒙古各部落及西北口外各城有無相通權其子母獲利倍蓰以此致富

起家者定襄務詩言重稼穡淡泊自安視志靜樂勁剛質直

與人交傾倒肝鬲差稱套數

縣志

太平記雁門并州屬郡也其風俗與太原略同

明統志代州民醅訟簡節儉勤農無游惰之習絕澆薄之風

出元志

州俗尙戎馬少事文學今彬彬矣而仕宦騎馬不入閭里

婚嫁恥於論財風尤近古云州舊志五臺山川秀異士生其

間積學者代不乏人但民依山阜艱於爲業鮮事商賈惟

力耕鑿

縣志新志云俗重廉恥略知禮讓幼女襁褓乞食不肯賣爲婢妾或車或騎過村墟必下會爲達

官無敢違此例者夜有探覬一呼卽四鄰皆應聲升屋猶

有守望相助之義因富家不敢卑視貧人貧者無幸災樂禍之

心也

崞縣士向詩書亦喜弓馬地寒不花績紡鮮見

志繁

峙其俗勤儉樸直少文

穆志縣新志云土庶多急公義守禮法從無通賦健訟安土重遷男

子雖遇凶荒不棄鄉井婦女甯受饑寒不爲婢媵向者喪葬婚嫁質有節今婦女服飾日趨侈靡遂以妝奩之豐儉爲門戶之榮辱家有二女則羣謂之不祥溺女之風作俑於代流禍至今爲厲

明統志保德州土瘠民貧莫不尙義

州民性剛強少不相得輒攘臂獨不好訟越訴尤鮮又貧

鮮生理耕種而外或佃傭陝西貿易鄰境

穆志又祝志云質樸而尊卑相

序剛直而內外有別州志云地近沙漠寒多暖少且臨河

大河當河冰開合時居民多感寒疾如南方之瘴云

曲不好詞訟惟務耕耨

同上

太平記解州今民有上古之遺風

嚴氏詩說魏地無淫詩猶有聖人之遺風

元房希文解州學記向善而服勤守儉而知禮

明統志境接古虞芮之國其民質樸力耕而習俗崇禮讓之風

州士大夫質直無譎險百姓樸醕長公盡力南畝婦女織

紵亦勤

同

安邑其民質樸力耕耘勤績紡第邑近鹽池頗

趨鹽利

志

夏縣向義服勤守儉知禮

同

平陸重農事勤紡

績醕樸儉約

同

芮城質樸直慤男女多務耕織市井少居

商賈

同

元王惲絳州夫子廟碑剛儉尚義氣有三晉餘習

明統志絳州經晉霸之餘人性剛悍多勇敢勤稼穡好蓄積

州城市之民無寸田多貿易盈難而虛速鄉民務耕織懸

崖崎徑苟可種無閒曠抱布貿易殆無虛時土狹而瘠使

然也

穆志唐杜牧論云魏晉後工機漸雜意應不復枕鷺剛中聞喜尙節

義重名檢男耕女織樸質近古

祝志

河津農畝並無貿易喪

葬不用浮屠

同

稷山后稷播種之地崇尙節儉

同

絳縣民

勤生業尙義好儉

府志

垣曲厚葬祭敬神明不諳商賈不事

華靡

縣志

太平記陽州其人本號部落久歸漢法

明統志吉關之地多山其人性質信實

州民質直勁勇勤於耕牧婦事蠶而不能紡織

穆志

蒲縣界

於峻山不事商賈

祝志

大甯僻在萬山中其人多樸魯

同

永

和民皆穿土爲窖曲折而入如層樓複室每過一村自遠

視之短垣疏牖高下數層縫裳捆屨歷歷可指山路崎嶇

老翁驅犢少婦汲水登臨甚捷不以爲苦有太古之象焉

穆志案山中州
縣大抵相同

明統志霍州本岳陽堯都所在其民勤且儉猶有遺風焉

州好儒少訟薄於衣食而好置產業

志

趙城民性儉嗇士

知讀書

穆志

靈石僻在萬山中其人勤苦致蓋藏弟子員皆

守章句不敢背師說

縣志

太平記振武軍尙氣强悍漢志曰定襄雲中本戎狄之地其

人鄙樸少禮文好射獵

元豐州平治旬城路碑記風俗惟醕民物尙樸

歸化城冠蓋雲屯市廛星列極民物繁庶之盛天時人事

默爲轉移近年種植滋富裘葛應時有非大朔諸郡所能

及者

歸綏
識略

各廳村莊其名之稍存古昔者十無二三餘皆

蒙古俗語佶屈聱牙借音成文無一定字義其俗之樸野

可知矣

同上

右民俗

歲時節序海內悉同記其見於各志者

立春之時守土官迎春東郊祀芒神鞭土牛如儀俗謂之打
春陳百戲謂之演春薦春盤春餅削蘆菹茹之謂之敲春

通禮直省迎春之禮先立春日各府州造芒神土牛立春
在十二月望後芒神執策當牛肩在正月朔後當牛腹在
正月望後當牛膝示民農事早晚也屆立春日更設案於
芒神春牛前陳香燭果酒之屬案前布拜席通贊執事者
於席左右立府州縣正官率在城文官丞史以下朝服畢

詣東郊立春時至通贊贊行禮正官一人在前餘以序列

行就拜位贊跪叩興眾行一跪三叩禮執事者舉壺爵跪

於正官之左正官受爵酌酒酹酒三授爵於執事復行三

叩禮眾隨行禮迺昇芒神土牛鼓樂前導各官後從迎入

城置於公所各官執彩杖環立樂工擊鼓擊土牛三迺各

退會典歲六月欽天監豫定春牛芒神之制冬至後辰日

退於歲德方取水土製造以桑柘木爲牛身高三尺象

四時長八尺象八節尾長一尺二寸象十二月頭色視年

干身色視年支腹色視年納音角耳尾色視立春日干

色視立春日支蹄色視立春日納音口開合尾左右毫視

年陰陽開口陰合口陽毫左陰毫右芒神長三尺六寸

五分象三百六十五口帶色視長二尺四寸象二十四氣老少

視年支孟仲季衣冠帶色視立春日耳前木支衣色用剋支帶色

用生支置髻視立春日納音金耳前木支衣色用剋支帶色

火左後右前土在頂直上翬耳視立春日時晝夜子丑全戴

寅揭左亥揭右卯至戌則手提陽時左提陰時右提行禮

有金立行纒懸於腰音水俱有火俱無土有移餘無金木俱

手執纒拘以桑柘木纒以柳枝拘繫纒著絲視立春日

神

支寅巳申亥用麻子卯午酉用芋丑辰未戌用絲芒神立
牛左右視年陰陽陽年立牛左陰年立牛右芒神立牛前
後視立春距歲前後歲前五日外立春者立牛前歲後五
日外立春者立牛後歲前後五日內立春者立與牛並

大同府志立春前日優人樂戶各扮故事鄉民攜田具

唱農歌演春於東郊

各府州縣同雍正初奉文樂戶婦歸良仍雇人為之堅氣集古

者迎春與出土牛原是二事迎春以迎陽氣在立春出
土牛以送陰氣在季冬與舞同時合而為一不知始於
何代考漢書有太守行春之文隋書禮儀志有采杖擊
牛之文王衡論衡云立春為土象人男女各二秉耒鋤
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必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
是則芒神土牛自漢已然其陳百戲亦古辭意也

澤州志立春茹蘿茹麵餅名曰敲春 石樓縣志立春

日取春牛土書吉利字於門首

正月元日晨起焚柏爆竹肅衣冠設牲醴柁妝祭天壇神祇
祀先祖拜父母家眾以次序拜親朋戚里互相詣賀飲食饌
會旬餘始定

月令通考除夕家人祀先及百神架松柴齊屋舉火焚之謂之扒盆煙焰燭天爛如霞布

大同府志元旦家家伐薪鑿炭磊磊高起狀若浮圖及時發之名曰旺火 澤州志元旦焚桑柴名正火 洪洞志元日燒避瘟丹以逐疫氣 蒲縣志元日燂柏葉名興旺火

五日掃舍中塵垢送通衢曰送窮月晦亦然

四時寶鏡高陽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三十日祀於巷曰除貧

大同府志五日剪綵紙爲人小兒擁抱戲通衢曰送窮有攫而去者曰得富 趙城志五日以箕出糞壤送於門外曰送窮或棄敝帚義一也

人日祀斗祈福製彩勝

澤州志人日夜初分各然燈煮黍米祀斗祈福 壺關

志人日婦女以彩勝相餽

元夕街坊張燈結彩列鎢焰放花火光彩騰灼鼓吹喧闐士女踏歌遊戲丙夜始歸自十四日試燈起至十六日止

魏書爾朱榮傳魏舊俗以正月十五夜爲打簇戲能中者卽時賞帛 春明退朝錄上元然燈沿漢祀太乙自昏至晝故事 朝野僉載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於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然燈五萬盞

大同府志元夕街市張燈壘旺火各鄉村扮燈官吏秧歌雜耍入城遊戲三日不絕 澤州志上元夜以洪鑪鎔鐵汁向空高灑爛若星點名曰鐵花又範土爲人洞

其中以納火曰人火 絳州志元宵張燈駕鼉山火樹
銀花城市爲多 陵川志元宵築爐火於門墮暖如春
謂之滾火 洪洞志元宵士人嬉遊觀燈黏詩藏謎以
博物通微謂之打燈 壺關志上元蒸麪繭祀蠶作黏
穗祀穀神其張燈諸俗與海內同

十六日男婦相率出遊謂之遊百病

澤州府志上元前後三日中於郊外曠地結草爲闌方
十丈許中曲折通行路是夕持燈繞行謂之走百病
絳州志十六日街巷架鞦韆婦女牽伴遊行 大同志
十六日郊遊云除百病是夜設祭送先祖婦女多哭泣
者 趙城志十六日戴柏葉男婦皆出遊曰遊百病

二十日煮黃米糕然鐙禮佛作煎餅祀倉箱并曰之神名曰

添倉或緣天穿之說也

拾遺記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煎餅置臺上名曰補天漏又謂之天饑日

大同府志二十日爲小添倉二十五日爲大添倉添買米麪柴炭等物然鐙於貯所曰照虛耗 壺關志添倉在二十五日倉庾庖廚然鐙添供俗令也

二月二日爲龍擡頭會城列肆於前夕懸鐙結彩以迎錢龍喧闐輝煌一如元宵亦有以黃紙畫壺盧納蛇蠍諸物黏於屋壁云辟百蟲

風俗記穀雨日畫五毒符圖蠍子蜈蚣蛇蜂之類各畫一鍼刺之刊布家戶以禳蟲毒

寄嵐州志二月二日然糕鐙引錢龍 大同志二月二

日各村墮社醮錢獻牲謂之扶龍頭提壺汲井水注之
日引青龍 絳縣志穀雨日畫符貼牆或以灰酒灑壁
名曰禁蠍 蒲縣志二月二日爲龍抬頭引竈灰圍屋
可避蟲鼠 垣曲志二月二日以灰綫界門牆外禳除
盜患

俗又以是日爲土地神誕村農蔬果壺漿以祝神釐

禮記月令二月擇元日命民社鄉注謂社稷之神元日謂
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田事將興故祀之以祈農祥云
浮山志二月二日祀土地神蓋卽社之遺義 陵川志
春分日以牲醴祀先農祈穀 永甯州志社日各鄉賽
社以祈年豐

初三日爲文昌帝君誕辰秩祀外士大夫多醮錢獻劇

續文獻通考景泰五年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

寒食禁煙惟介休靈石沁源諸縣間存故俗

太平御覽後漢書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舉移書於子推廟云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已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泣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陸翽鄴中記曰并州俗冬至一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是今之糗也

時及清明拜掃墳墓封土於冢門戶插柳又有紙鳶鞦韆之

戲

唐書開元二十年勅云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沿擬以成俗士庶之家宜許上墳編入五禮永爲常式 古今藝術圖寒食鞦韆本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也

石樓志寒食宰牲享祖具楮掃墓同宗歡飲分胙而散沁州志清明前數日及本日男女攜楮帛酒饌祭先人墳墓禮畢加土於冢上 澤州府志清明節婦女以描金勝子貼鬢名柳葉符

三月三日士民間有踏青者

澤州府志三月初踏青遊賞都於此時

十五日爲元壇神誕俗謂爲黑虎財神者也商賈祀之

舊志周禮鄭康成注元壇者北郊之壇也稱曰元壇蓋

以所祭之地名之耳今俗謂神姓趙名昉字公明不知何據

二十八日爲東嶽天齊神誕省垣中東西兩泰山廟香火最盛各州縣亦有賽會演劇者俗謂神權天下人民生死故酬答尤虔云

王達蠡海集神明誕降之說以義起者也東嶽生於三月二十八日者天三生水地八成之合兩儀之氣於其中也二十八日四七也四七者少陽之位也

四月八日爲浴佛節僧尼設香花燈燭以供佛居民亦有持齋禮懺者

魏書釋老志世祖卽位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於四月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

敬大同府志四月八日爲佛誕辰案春秋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星隕如雨相傳是日爲佛降生之辰然以常歷校之辛卯當是四月五日

八日浴佛或亦循三朝洗兒之例耳
潞安府志浴佛在四月八日僧寺設淨水法筵香火甚盛

二十八日爲藥王神誕藥市中人擊牲設醴陳金演劇謂之藥王會

列仙傳唐武后朝韋善俊京兆人長齋奉道常攜一黑犬名烏龍世俗謂之藥王 高士奇扈從西巡錄藥王廟專祀扁鵲四月二十八賀藥王生日則二十八日當是扁鵲降生之辰後人以爲孫思邈誤矣

五月五日爲端陽節門插蒲艾嗅雄黃酒佩赤靈符以角黍相餽遺結五色絲爲索繫小兒臂謂之百絲婦女製艾虎艾

人以爲釵頭之飾

鄴中記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爲其忌故不舉餽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假食祀神及作五色縷五色辛盤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

大同府志端午食角黍佩辟兵符飲雄黃酒各處皆同十三日爲關帝聖誕有祭俗以是日雨爲磨刀雨

關侯祖系記侯以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則今之以五月十三者非也惟考永樂北征時每見神前驅凱旋乃制崇祀以五月十三日祭是今之祭仍沿舊例不必泥爲聖誕辰也

六月六日祀河神祈雨澤曬書曝衣胚醋合醬士女多郊遊路史鯀納有莘氏日志是爲修巳以六月六日屠黿而生

禹於棘道之石紐鄉

大同府志六月六日攜並棹往東郭萊園踏青是日及
初伏日造酒盪羅趨曝衣 陵川志六月一日至十三
日大小村莊咸聚會上菊嶠山龍神詞度祭祈雨澤
澤州府志六月六日祀山神相傳神卽射日之羿以開
門卽山故祀之以辟虎狼云 石樓志是日童叟浴於
屈產泉名曰洗百病

七月七日祀雙星及夕婦女設瓜果乞巧於天孫

徐溝志七月七日士大夫設牲醴祀魁星 垣曲志七
夕婦女漂鍼乞巧 趙城志七月七日童子浸穀於盆
使生萌蘖及旬取爲水角裹筆頭於內嚙之視穎之向
背以別慧鈍

十五日爲中元節官府祭屬人家掃墓均如清明僧道禮懺誦經謂之盂蘭盆會或放河燈

老學菴筆記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所向以占氣候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溫謂之盂蘭盆蓋俚俗老嫗之談耳 釋氏要覽盂蘭盆者天竺語猶言倒懸救急器也遂沿爲佛氏之說 道經七月十五日地官作會於玉京山誦老子經十方大聖普誦靈篇

永甯州志中元僧舍齋陳水陸爲人薦亡名曰盂蘭盆會 孟縣志居民以油燈橫列河岸或置鐙瓢中浮游水上謂之放河鐙 潞安府志中元薦麻穀于祀祖先造麴羊以餽女氏 定襄志七月十五以麻穀懸各門

首亭午請而祭之以瓜果紙供薦祖塋 澤州府志中
元祭掃如清明以穀麻掛墓前卷紙如帛焚之

八月中秋夕陳果餅望月羅拜劇飲賞月各處悉同邊郡爲
盛

北京歲華記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宮符像符上兔如人立
陳瓜果於庭餅面繪月宮蟾兔男女肅拜焚香旦而焚之
又景物略女歸甯者是日反其夫家曰團圓節

大同府志中秋家陳瓜果并相餽遺先是四鄉載西瓜
入城者日數十車碧潁山積至晚擔運一空 天鎮志
節會中秋最重時禾黍方登瓜果皆熟一年豐盈之景
無踰是日也人家遞設筵宴如春盤之制會飲盡月乃
止

二十七日爲先師聖誕邊郡各學多有特祀

孔庭纂要周靈二十一年庚戌卽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
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十月庚子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
九月九日食米粉五色花糕飲茱萸酒文士間有登高者
續齊諧記費長房語桓景九日當登高飲菊花酒因齊家
登山孟嘉從桓溫遊龍山亦九日登高之舉後遂相承爲
故事 謝肇淛五雜俎九日天明時以片糕搭兒女頭額
更祝曰願兒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日作糕之意

陵川志九月九日以茱萸泛酒 定襄志重陽日蒸花
糕 趙城志九月九日食棗糕母家以饋女

霜降日營弁皆集校場祀旗纛之神飾甲仗演火器鏡歌整
隊而歸謂之揚兵

舊通志軍牙六羣之神諸衛所胥以霜降日祭

秋穫後鄉賽最盛絃管之聲盈於四境

陵川志秋分收穫後各村設油食鼓吹祀農神謂之秋報
絳縣志秋後社祭謂之閉神門
壺關志秋穫後農家勞農休息名曰閉場門

十月一日官府祀厲士民亦有墓祭謂之送寒衣

大同府志十月初剪紙焚化爲送寒衣或於墓或於門外婦女夜哭如清明
天鎮志三時祭厲其夕哭聲震地相傳明代多國殤野祭者衆新喪之家遂沿之故獨關北諸郡爲然

十一月冬至士大夫行拜賀禮謂之拜冬

節序同風錄冬至之日薦黍糕先薦元冥以及祖禰其進

酒肴相與謁賀君師耆老一如正旦又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日獻履襪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

絳州志冬至祀始祖相拜揖各塾祭先師生徒趨詣叩賀館東邀宴

十二月朔以菽麻玉稗等入焦釜爆之皆成花男婦老幼各分餉焉亦猶南方之爆苧婁也

沁州志十二月初一日燂麥豆食之名曰敲燂

初五日食五豆粥以赤豆雜米爲之大小偏餐云可辟溫歲時記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爲疫鬼畏赤小豆故作粥以禳之

絳州志臘月五日以各種豆及米作飯名五豆粥

澤州府志五豆粥和黍稻黍果豆爲之

初八日煮白粳雜棗果榛栗以爲糜謂之臘八粥

夢梁錄十二月八日寺院謂之臘八大刹設五味粥名曰

臘八粥

曲沃志八日吸臘粥 大同縣志初八日名臘八預於

初七日往玉河鑿冰融水作棗粥

天城僧寺於是日施粥聚冰爲山飾以花

草兒道通衙前之迎冰山亦曰冰山會

二十三日夜分比戶皆以餅飴祀竈謂之送竈兼有具草豆

爲神秣馬者

月令廣義燕俗鐫竈神於木以紙印之曰竈馬一年一換

以臘月三十四日焚之謂之送竈上天闔家羅拜祝曰辛

甘臭穢竈君莫言 歲時記以酒糟抹於竈門之上謂之

醉司命

趙城志二十三日以錫祀竈曰黏其口使毋說

二十四日謂之交年掃除舍宇

夢梁錄士庶家不論貧富俱灑掃門閭去塵穢淨庭戶亦有在除夕者

除日更換春聯焙薪炭卑幼行辭歲禮家人團爐圍坐多有守歲不寐者

寶牖閒評守歲之事雖近兒戲然父子團圓把酒歡笑正家人所樂爲也

農家月令見於舊志者曰立春喂耕牛雨水攪糞土驚蟄河

半開春分種小麥清明前後種區豆又云二月清明草不穀青三月清明道旁青

雨種豌豆立夏種穀小滿前後安瓜種豆芒種忙種黍子急

種穀又云芒種見鋤刃夏至見豆花又云夏至不種高山黍穀種十日小麥黍小暑喫大

麥又云小暑當日回言宛大暑喫小麥立秋一十八日寸草
皆齊處暑不出頭割得喂了牛白露喫小穀秋分見穀羅寒
露百草枯霜降不賠田立冬不使牛小雪凍大河大雪凍小
河冬至不開窖小寒寒不小大寒不加冰

以賽會爲市場處處有之最盛者榆次以五月臺山以七月
解州以十月皆百貨畢集市月始散而歸化城爲商賈所萃
有名之社至一百二十演劇酬神歲無虛日

歸綏識略口外市廛森列荒宇如林商賈踵事增華歸
化一城歲三百六旬六日賽社之期十踰七八四鄉各
廳尙難指數

右歲時

山西通志卷九十九